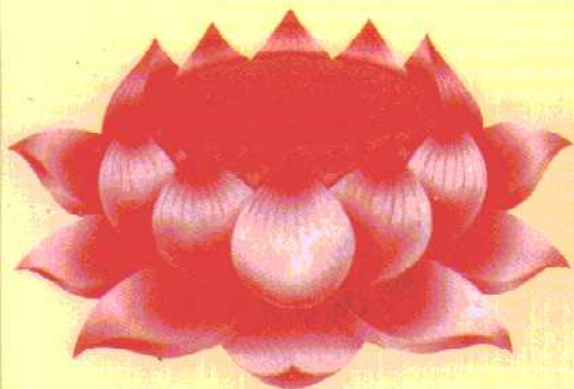


白

话

金 刚 经 今 译



经

佛

金 刚 经 今 译

佛

经

翁
虚·明
空注译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刚经今译 / 翁虚等注译.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5004-1558-3

I. 金… II. 翁… III. 大乘—经藏—注释 IV.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48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定价: 9.00 元

金 刚 经

(白话译文部份)

我曾经亲自听佛这样说：

那时候佛在舍卫国给孤独长老施舍的祇园精舍中，与佛祖在一起的还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

这天上午，世尊到了该乞食的时候，整理好他平时行化时所着的袈裟，手中持着乞食用的净钵。前往舍卫国那大城中走去。佛祖在城中挨门挨户乞食，然后带着斋饭回到祇园。佛祖用完斋饭，收拾好袈裟，洗干净食钵。然后用清水洗濯双足，又铺好座具，重新结跏趺而坐。

这时候上座长老须菩提从围绕世尊的大众中起身，斜披着袈裟，袒露出右肩，他离开自己的座位，来到佛祖跟前，以右膝著地跪下，双手合十，向佛祖致敬，恭敬地对佛说道：“希世难得的世尊啊！我佛如来总是善于护持忆念诸菩萨，善于吩咐嘱托诸菩萨。世尊啦！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立下誓愿，一定要发心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即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那么他们应该依于什么原则而安住，又应该以什么手段来降服那原本就属烦恼的心呢？”

佛祖听须菩提这么一说，便回答说：“善哉，善哉。须菩提啊！正如你说的一样，如来是善于护持忆念诸菩萨的，如来也是善于吩咐嘱托诸菩萨的。那你现在就认真地听我说吧，让我来给

你详细地说明，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立下誓愿，一定要发心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即追求无上正等正觉，那么他们应该依我说的原则而安住，也应该象我说的这样去降服其本来的烦恼心。

“是的，世尊！我们非常愿意聆听您演说佛法呢！”

佛告诉须菩提说：“诸位大菩萨啊，应当象我说的这样来克服制止其烦恼之心。所有一切众生，诸如那依卵壳而出的生命、在母胎中受形而后出生的生命、象因潮湿蕴育而成的生命、仅凭业力凝结而形成的生命、欲界色界中一切有物质形体的生命、无色界中没有物质形体的生命、一切有心识活动的众生、一切无心识活动的众生、一切既不好说他们有心识活动又不好说他们没有心识活动的众生。我都会使他们进入无余涅槃，灭除他们的一切烦恼，使其得以度脱生死的大流。

“虽然象这样灭除了无量的、无数的、无边的种种众生的烦恼，使他们得以度脱生死大流，其实既没有灭除，也没有度脱可言。为什么呢？须菩提啊！因为如果菩萨有了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或长寿的相状，那这菩萨也就不成其为菩萨了。

“另一方面，须菩提啊！菩萨对于佛法应该无所执着，应以对一切事物相状均无所执着的平等态度来进行布施，应该以对一切声音、香气、味道、触觉均没有分别的平等态度来实行布施。须菩提，菩萨应该象这样，不执着于事物的表面相状而实行布施啊。

“为什么呢？菩萨要象这样实行布施，其所能得的福德才是不可限量的呢。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那整个东方的虚空之空间，是可以思量测度的吗？”

“不可以！世尊！”

“须菩提，那西方、南方、北方的各个虚空之空间是可以思量测度的吗？”

“不可以，世尊！”

“须菩提！菩萨只有不执着于事物的表面相状而实行布施，他所获得的福德才能象十方虚空那样不可思量测度啊！”

“须菩提，菩萨只能按照我里这样的教导，不怀任何的分别而安住啊！”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我们可以依据如来的身体相状来认识如来的真实体性吗？”

“不可以！世尊，不可以依据如来的身体相状来认识如来的真实体性。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所说的身体相状并不就是真实的身体相状。”

佛祖告诉须菩提：“一切所有的相状，都是虚幻的，如果认识到所有的相状都不是真实的相状，那才是真正地认识到了如来的真正体性了。”

须菩提对佛祖说：“世尊啊！未来的众生，如果听说了这样的话篇章句。能够因此而生起真正的信心吗？”

佛祖告诉须菩提：“不要这样说。如来灭度后五百岁，会有修持净戒，修集福德的人，他们会从这些话篇章句上产生信心，以此为真实的教法。要知道这些人不只是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处种下了清净善根，而是在无数无量的、千千万万的佛刹国土种下了一切善根。只要听到这些话篇章句，就会在一念之间产生清净信心。须菩提，如来对于这些众生所能得到的一切不可限量的无边福德，如来是完全可以确切知道，确切了解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有这些众生都不再执有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久恒持的相状，也不再执有关于事物表面相状，以至不再执有事物没有真实相状的种种见地。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有这些众生，如果其认识取著于

事物表面相状，那他们就是取著于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久恒持的相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有这些众生，如果其认识取著于事物具有的真正相状，那他们仍就是取著于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久恒持的相状；因为所有这些众生，如果其认识取著于事物并不具有真正相状，那他们仍就是取著于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久恒持的相状。

“正因为如此，如来才经常强调说：‘你们诸比丘应该知道，我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为渡河而准备的木筏，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连如来所说佛法尚且如此，不能够取相执著，更何况不是佛法的一切名相事物呢！”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是否如来真正地得了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觉呢？如来是不是真正地有所说法呢？”

须菩提回答说：“依据我对于佛所说法的理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东西，也不存在佛祖所说的某种固定的法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来所说法义，本质上既不可取相执著，又不可以语言章句表达，它既不是法，又不能说不是法。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贤圣都是在深了无为法无生无灭，清净平等之后，才从随俗的角度而谈差别的，若究其实在，哪里有什么法相区别呢？”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呢？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七宝来作施舍，那他因此所得的福德多不多呢？”

须菩提回答说：“很多哩，世尊！”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福德，其实并不是福德的本性，所以如来才说福德很多。如果再有什么人，信受奉持此经中所说法义，那怕给他人讲说解释其中的一个四句偈，那他所得的福德，

也是远胜于前面所说的大行布施的人的。

“为什么呢？须菩提，一切诸佛和一切诸佛所据以成就的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觉，都是从此经中所流出的啊！”

“须菩提，所谓的佛法，也就不是佛法。”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那达到须陀洹的修行者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他会想：‘我得到了须陀洹果’吗？”

须菩提回答说：“不会，世尊！为什么呢？须陀洹本来的意思是‘入流’，其实，他并没有什么流可入，他并不能入于任何形色、音声、香气、味道、触觉，不能入于任何可称为‘法’的事物。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入的，所以才称作‘须陀洹’。”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那达到了斯陀含的修行者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他会想：‘我得到了斯陀含果’吗？”

须菩提回答说：“不会，世尊！为什么呢？斯陀含本来的意思是‘一次往来’，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往来可言。正因为他实无往来，所以才以意为‘一次往来’的斯陀含来称呼他。”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那达到了阿那含的修行者会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他会想：‘我得到了阿那含果’吗？”

须菩提回答说：“不会，世尊！为什么呢？阿那含本来的意思是‘不来’，而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来，所以才以意为‘不来’的阿那含来称呼他哩。”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呢？那达到了阿罗汉的修行者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他会想：‘我得到了阿罗汉果’吗？”

须菩提回答说：“不会，世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有叫做‘阿罗汉’的东西。世尊，如果有阿罗汉这么想：‘我已经得到了阿罗汉果’，那他就是执著于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长久恒持的相状。世尊，佛祖你说我已经得了无净三昧，属于您的弟子中第一位，是第一离欲的阿罗汉。世

尊，我心中就没有这样的念头：‘我是已经除离了一切欲求的阿罗汉果’。世尊，如果我竟会有这样的念头，那您也就不会说我须菩提是乐于住山林寂静中修习的阿兰那行者了。正因为须菩提实在并无修行，所以才称须菩提是乐于住山林寂静中修习的阿兰那行者哩。”

佛告诉须菩提说：“你认为如何？如来在往昔然灯佛住世时修行，他于佛法修习实有所得吗？”

“不啊，世尊！如来在往昔然灯佛住世时修行，他于佛法修习实无所得啊！”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呢？大乘菩萨是否真以实际行为来装饰打扮佛的国土呢？”

“不啊，世尊！为什么呢？所谓装饰打扮佛的国土，实则就不是装饰打扮佛的国土，唯其如此，也才叫做装饰打扮佛的国土。”

“所以啊，须菩提！一切诸菩萨和大菩萨都应该象这样生起清净之心哩。即是说：应该不在事物的形体相状上生出执心，不应该在事物的音声、香气、味道、触觉上生出执心，也不应该在一切意识能够以之为对象的‘法’上生出执心；应该在一切事物上无所执住而生清净心。须菩提啊！这么举例说吧：如果有一人，其身体如须弥山那么大，你认为这样的身体够大不？”

须菩提回答说：“够大的了，世尊！为什么呢？因为佛所说的身体并不真是身体，真的身体其实并没有相状，所以才是特别大的身体。”

“须菩提，又好比恒河中有无穷无尽多的沙粒，再好比有那些沙粒一样多的恒河，所有这些恒河中的沙粒的总数，你觉得多还是不多呢？”

须菩提回答说：“太多了，世尊！仅就恒河说，如同一条恒河中的沙粒就已经不可计量了，更何况恒河沙那样多的恒河中的

沙粒呢!”

“须菩提啊！我今天实实在在地对你说了吧，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七宝充满恒河沙粒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又能以如此之多的七宝实行布施，你认为这样所得的福德多不多呢？”

须菩提回答说：“所得福德太多了，世尊！”

佛于是对须菩提说：如果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信奉受持此经，乃至信奉受持此经中的一个四句偈，并能为他人讲说解释，那他因此所得的福德便会远胜于前面所说的布施所获福德呢。

“另一方面，须菩提，如果有人能够随其所在而讲解此经，以至于仅仅讲解此经中的一个四句偈，那么，就在他讲解此经的地方，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善道众生，就会虔心加以供养，如同供养佛塔庙宇一样。更何况还有人能够完全地信奉受持、朗读讽诵此经呢！须菩提，应该知道象这样的人，他已经成就了最高的第一的无以伦比的希有难得的佛法；任何有此经的地方，就一定要有佛本人；任何人只要尊重这部经，那他就必定是佛的尊贵弟子。”

这时候，须菩提便向佛祖问道：“世尊，我们应该如何称呼这部经的名称呢？我们应该如何信守奉持本经中的诸原则呢？”

佛于是告诉须菩提说：“这部经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为此经的名称，你们就应当信受奉持。为什么这样说？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多，便不是般若波罗蜜多，正因为如此，才称作般若波罗蜜多。

“须菩提，你以为如何呢？如来是否确实演说了什么佛法呢？”

须菩提回答佛祖说：“世尊，如来其实并未演说什么佛法。”

“须菩提，你觉得如何？你以为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微尘算不算多呢？”

须菩提说：“那就太多了，世尊！”

“须菩提，所有诸微尘，按照如来的说法，并不真正地是微尘，所以才叫微尘；所有世界，按照如来的说法，并非真正的世界，所以才叫世界。须菩提，你以为如何呢？能不能依据平时所说的佛之三十二大人相来看待如来呢？”

“不能，世尊！不能够依据所谓三十二相来看待如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来所说三十二相，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如来相，所以才起名叫做三十二相。”

“须菩提，假设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中沙粒数那么多的身体与性命来作布施；又如果有人能够信奉受持本经，乃至能够信奉受持此经中的那怕一个四句偈，并且能够为他人讲说解释，那他所得的福德也就够多的了。”

说到这里，须菩提听佛这么说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深刻地了解其中的道理，不禁悲从中来，涕泪俱下。他禀告佛说：

“希有而难得的世尊啊！你宣说的是所说法义多么深刻的经典啊！自我往昔得到慧眼以来，从未听说过这样世间少有的深奥经义。世尊啦，设若有人听闻了这样的经义，生出清净的信心，那他就会生出关于世间一切法的真实本相的了解，这又叫‘生实相’。应当知道象这样的人，便已经成就了第一等的，世间无上的少有功德。世尊啦，所谓一切法的真实本相，其实也就不是真实的法之本相，因而如来才从语言表述的角度称之为本性实相。

“世尊，而今我听您讲说这部经典，完全能够相信、理解、接受、坚持，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如果在未来世中，在将来的五百岁之后，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听闻本经而同样相信、理解、接受、坚持，那这人就可以称得上是第一等的，世间无上的少有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对于自我之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和恒久持续的相状的虚妄执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所谓自我之相，并不是真正的自我之相；而

所谓的他人之相、众生之相、恒久持续相，同样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人相、众生相、恒久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有当心识真正离一切诸相的时候，才能够称得上成就了诸佛如来。”

佛祖告诉须菩提说：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设若有人听闻此经之后，能够不觉惊异、不觉害怕、不觉畏惧，那就足于证明此人确实属于希有罕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须菩提啊！如来如果说第一的智慧波罗蜜，那它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第一波罗蜜，唯其如此，才称作第一波罗蜜啊。

“须菩提，所谓忍辱波罗蜜，在如来说就不是忍辱波罗蜜，所以才称作忍辱波罗蜜。为什么呢？须菩提，这就象我在往昔时候，曾遭受歌利王以刀割截身体，当时我在心里并没有所谓的自我相、他人相、众生相和持久恒常相。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在往昔时候，我的身体遭节节肢解，而我又怀有自我之想、他人之想、众生之想和持久恒常想，我就不能够不生出瞋恨。

“须菩提，再回想过去，五百年前，我曾经是忍辱仙人的时候，当时我也并没有所谓的自我之想、他人之想、众生之想和持久恒常想的，不然的话，我难道会不生出瞋恨吗？所以说啊，须菩提！凡一切菩萨，心中应该远离一切事物的表面相状，应该生出那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觉心。他们不应在事物的形色相状上生出执心，不应在事物的音声、气味、味道、触觉等外在特征上生出执心，也不应该在一切可作为意识对象的所谓‘法’上生出执心；一切菩萨所应生起的是于一切法的相状无所执著、无所滞留的平等心。如果其心有所滞住，那它就是不合法、不如理的执著心了。正因为如此，佛祖才说，一切菩萨为了使众生得大利益，就应该这样实行布施呢。如来所说的一切诸法相状，都不是一切诸法的真正本有相状；如来所说的一切众生，都不是如来本有含义的众生。

“须菩提，如来才是讲真话的人，是讲实话的人，是如实而说话的人，是不说假话的人，是不说前后不符的话的人。须菩提，如来所把握的教法，是与实际契合如一的，它说不上是实有，也说不上是虚拟。须菩提，如果一切菩萨的心滞住于事物的外在相状而实行布施，那就象是人们堕于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见的；而如果一切菩萨的心不滞住于事物的外在相状而实行布施，那就象是人们有明亮的眼睛，而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种类的形色无不得见。

“须菩提，将来的世界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对于此经能够信受坚持、朗读讽诵，那么这样的人就能够为如来的佛智慧所知道，所证见，他们就一定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须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早上时分以如同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实行布施；中午时分又以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实行布施；晚上时分又以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实行布施；而且在无数无量的百千万亿个大劫中都实行这样的布施，但他所得的功德就比不上这样的人——他们听说了本经而又相信接受，心中不曾生起一点违逆的意思。这后一种人的福报是无可限量的，更不要说那些能够抄写本经、信受奉持、朗读讽诵并且为别人加以解释说明的人福报会有多么大了。须菩提，简而言之，本经具有如此之大的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无际的功德。它是如来为启发立志修习大乘的人所说的，是如来为启发立志修习最上佛乘的人所说的。设若有人能够信受坚持、朗读讽诵此经，并且能够广泛地为他人加以讲解说明，那么如来以他的智慧就可以知道、可以印证此人一定能够成就不可度量、不可估计、无有边际、不可思议的功德。象这样的人正是拥有无上正等正觉，而且能担当传播无上正等正觉的责任的人。

“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果是那些只乐于修习小乘法门的人，他们就会执著于关于自我的见解、关于他人的见解、关于众生的

见解、关于恒久不灭的见解，而由于这样的见解障碍，他们便不可能听信受、讽诵朗读此经，更不能为他人加以讲解说明。

“须菩提，无论何时何地，一切存有此经的地方，都会得到世间一切天、人、阿修罗等善道众生的供养。应当知道，这个地方即是佛所在的如同佛塔庙宇的地方，都应该受到恭敬的供奉，应该环绕行礼，并散种种花，焚种种香以作供养。

“另外，须菩提，设若有信奉受持读诵此经的善男子善女人，遭受世人的轻贱，那是因为他先世中所造的恶业所至，为那恶业他本来是要堕入恶道的，所以才会今生遭受人们的轻贱。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由于今生遭人轻贱，也就消除了先世的恶业，他也是应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觉的。

“须菩提，回忆在过去无量久远的阿僧祇劫中，在燃灯佛住世之前，我曾经供养过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的诸佛如来，这当中没有一位佛是我所空过而未曾供养的。如果在未来世中，有什么人能够信受坚持，讽诵朗读此经，那么我在往昔供养一切诸佛所得的功德，与他能得的功德相比较，还不及其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亿分之一，其间的差异决不是任何算数或者譬喻可以说明的。

“须菩提，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未来世上，能够信受坚持、讽诵朗读此经，那么他所能得到的功德，我如果要详细地列举，有的人听见以后，心要发生狂乱，产生疑惑，不会相信此事呢。

”须菩提，应当知道此经的意义是不可思议的，信奉受持、诵读解说它所能得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时候，须菩提告诉佛说：“世尊啦！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发心求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他应该依据什么原则而安住？应该如何降服其烦恼乱心呢？”

佛回答须菩提说：“善男子善女人，凡发心求取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者，应当象这样生出心愿：我应当灭除一切众生的烦恼，应当救度一切众生；虽然灭除了一切众生的烦恼，救度了一切众生，但说到底，其实并没有众生的烦恼可以灭除，也没有什么众生可以救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须菩提！如果菩萨怀有自我之想，怀有他人之想，怀有众生想、恒常持久想，那他也就不是菩萨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须菩提！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事。

“须菩提，你如何看待这一点呢？你认为如来在燃灯佛所在的处所，真的曾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东西了吗？”

“不，世尊！依据我对佛所说法义的了解，佛在往昔燃灯佛的处所，并没有真正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回事。”

佛祖说：“正是如此，正是如此。须菩提呀，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回事。须菩提，如果真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回事，往昔燃灯佛也就不会给我授记说：‘你将在未来世成佛，你的佛号就叫释迦牟尼。’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的意思，也就是如一切法本相而无毫厘差别的意思。如果有什么人说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呀，实际上并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一回事。

“须菩提，如来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中间其实并不好就说是真实的，也不好说就是虚拟的。因此才说凡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佛法。

“须菩提啊！所谓一切法，其意义正是非一切法，所以才称为一切法。须菩提，这就好比说人的身形高大。”

须菩提说：“世尊，如来说人的身形高大，就不是真正的身形高大，所以才叫做身形高大哩。”

“须菩提，菩萨也是这样，如果有菩萨说：‘我应当灭除众生一切烦恼，救度一切众生’，那他就不是菩萨了。为什么呢？须

菩提，实际上并没有称作菩萨这种东西。因此佛才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我的相状、他人的相状、众生的相状和恒常持久的相状。

“须菩提，如果有菩萨这么说：‘我应当装饰打扮佛的国土’，那他就不是什么菩萨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说装饰打扮佛的国土，便不是装饰打扮佛的国土，唯其如此才称之为装饰打扮佛的国土。”

“须菩提，如果菩萨真正通达了解无我无法，即既没有自我，又没有一切事物，这才是如来所说的真正菩萨哩。”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如来是否有肉眼呢？”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有肉眼。”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如来是否有天眼呢？”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有天眼。”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如来是否有慧眼呢？”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有慧眼。”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如来是否有法眼呢？”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有法眼。”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如来是否有佛眼呢？”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有佛眼。”

“须菩提，你认为如何呢？譬如恒河中所有的沙粒，佛说它们就是沙粒吗？”

“是这样的，世尊。如来说它们就是沙粒。”

“须菩提，你以为如何？譬如一条恒河中所有的沙粒，又譬如这恒河中沙粒那么多的恒河，那象所有恒河中所有沙粒数目一样多的佛刹国土，它们的数目你认为是不是很大呢？”

“这数目太大了，世尊。”

佛于是告诉须菩提说：“你所说的这么多佛刹国土中的众生，其种种的心意，都是佛所完全了解，完全知道的。为什么呢？如来所说种种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心，所以才称之为心。为什么

呢？須菩提，過去的心是不可能把握的，現在的心也是不可能把握的，將來的心的也是不可能把握的。

“須菩提，你認為如何呢？設若有人使用充滿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七寶來作施舍，這人因為這一施舍的原因而得到的福報多不多呢？”

“要象这样的话，世尊！這人因為這一施舍的原因所得的福報就太多了。”

“須菩提啊，如果所得福德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来就不会说福德很多的话了；正因为福德实际并非真实存在，所以如来才说福德很多哩！”

“你以為如何呢？可以從如來具足完美色身形相的見地來認識佛的本性嗎？”

“不可以，世尊！不應該從如來具足完美色身形相的見地來認識佛的本性。為什麼呢？如來說具足完美色身形相，也就不是真正的具足完美色身形相，唯其如此，才被稱為具足完美色身形相。”

“須菩提，你以為如何呢？可以從如來具足諸種相狀的角度來認識佛的本性嗎？”

“不可以，世尊！不應該從如來具足諸種相狀的角度來認識佛的本性。為什麼呢？如來說種種相狀具足，其實正是說並非種種相狀具足，唯其如此，才叫做種種相狀具足。”

“須菩提，不要說如來會有這樣的意念：‘我應當有什麼法要加以說明’。不要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呢？如果有什麼人說：‘如來實有所說的教法’，那就是對佛的誹謗，而并不能真正懂得我所說的一切。須菩提，所謂說法，實則無法可說，這就稱作說法了。”

這時候，以智慧為生命的須菩提便對佛說道：“世尊啦！在未來世，是否確有一些眾生能夠因聽聞你在这里所作的教法，而